

聊齋誌異



聊齋志異



淄川

蒲留仙著述

崑山

何

銘標點

雲蘿公主

『土木爲災莫漫嗟，六年琴瑟樂無涯；

早爲狼子謀深圖，始信仙人善作家。』

安大業，廬龍人，生而能言；母飲以犬血，始止。既長，韶秀顧影無儔，又慧能。世家爭婚之。母夢曰：『兒當尚主。』信之，至十五六，迄無驗，亦漸自悔。一日，安獨坐，忽聞異香。俄，一美婢奔入曰：『公主至。』即以長氈貼地，自門外直至榻前。方駭疑間，一女郎扶婢肩入；服色容光，映照四堵。婢即以繡墊設榻上，扶女郎坐。安倉皇不知所爲，鞠躬，便問：『何處神仙，勞降玉趾？』女郎微笑，以袍袖掩口。婢曰：『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。聖后屬意郎君，欲以公主下嫁，故使自來相宅。』安驚喜，不知置詞；女亦俯首，相對寂然。安故好棋，楸枰嘗置坐側。一婢以紅巾拂塵，移諸案上曰：『主日耽此，不知與粉侯孰勝。』安移坐近案，主笑從之。甫三十餘著。婢竟亂之曰：『駙

馬負矣！』斂子入奩曰：『騎馬當是俗間高手。主僅能讓六子。』乃以六墨子實局中，主亦從之。主坐次，輒使婢伏坐下，以背受足，左足踏地；則更一婢右伏，及兩小鬟夾侍之。每值安凝思時，輒曲一肘伏肩上。局闌未結，小鬟笑云：『駙馬負一子。』婢進曰：『主憎，宜且退。』女乃傾身與婢耳語。婢出，少頃而還，以千金置榻上，告生曰：『適主言居宅湫鄙，煩以此少致修飾，落成相會也。』一婢曰：『此月犯天刑，不宜建造；月後吉。』女起，生遮止，閉門。婢出一物，狀類皮排；就地鼓之，雲氣突出；俄頃四合，冥不見物。索之已杳。母知，疑以爲妖，而生神馳夢想，不能復捨。急於落成，無暇禁忌，刻日敦迫，廊舍一新。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，僑寓鄰坊，投刺於門。生素寡交，託他出；又窺亡而報之。後月餘，門外適相值，二十許少年也；宮絹單衣，絲帶烏履，意甚都雅。略與傾談，頗甚溫謹，悅之，揖而入。請與對弈，互有贏虧。已而設酒留連，談笑大懽。明日，邀生至其寓所。珍肴雜進，相待殷渥。有小童十二三許，拍板清歌；又跳擲作劇。生大醉，不能行，便令負之。生以其纖弱，恐不能勝，袁強之。僮綽有餘力，荷送而歸。生奇之。次日，犒以金，再辭乃受。由此交情款密，三數日，輒一過從。袁爲人簡默，而慷慨好施。市有負責鬻女者，解囊代贖，無吝色，生以此益重之。過數日，詣生作別，贈象箸柎珠等十餘事，白金五百，用助興作。生反金受物，報以束帛。後月餘，樂亭有仕臣而歸者，囊貲充物。盜夜入，執主人，燒鐵鉗灼、刼掠一空。家人識袁，行牒追捕。林元

屠氏，與生家積不相能，因其土木大興，陰懷疑忌。適有小僕竊象箸，賣諸其家；知袁所贈，因報大尹。尹以兵繞舍。值生主僕他出，執母而去。母衰邁受驚，僅存氣息；二三日不復飲食，尹釋之。生聞母耗，急奔而歸，則母病已篤，越宿遂卒。收斂甫畢，爲捕役執去。尹見其年少溫文，竊疑誣枉，故恐喝之。生實述其交往之由。尹問：『何以暴富？』生曰：『母有藏鏹。因欲親迎，故治昏室耳。』尹信之，具牒解郡。鄰人知其無事，以重金賂監者，使殺諸途。路經深山，被曳近削壁，將推墮之。計逼情危，時方急難，忽一虎自叢莽中出，嚙二役皆死，銜生去。至一處，重樓疊閣，虎入置之。見雲蘿扶婢出，凄然慰弔曰：『妾欲留君，奈母喪未卜窆。可懷牒到郡自投，保無恙也。』因取生胸前帶，連結十餘扣，囑云：『見官時，拈此結而解之，可以弭禍。』生如其教，詣郡自投。太守喜其誠信，又稽牒知其冤，銷名令歸。至中途，遇袁，下騎執手，備言情況。袁憤然作色，默不一語。生曰：『以君風采，何自污也？』袁曰：『某所殺皆不義之人，所取皆非義之財。不然，卽遺於路者，不捨也！君教我固自佳；然如君家鄰，豈可留在人間耶？』言已，超乘而去。生歸，殯母已，柴門謝客。忽一夜，盜入鄰家，父子十餘口，盡行殺戮，止留一婢。席捲貨物，與僮分攜之。臨去，執燈謂：『婢，汝認之。殺人者我也，與人無涉。』並不啓關，飛簷越壁而去。明日告官，疑生知情，又捉生去。邑宰辭色其厲。生上堂，握帶，且辨且解。宰不能詰，又釋之。旣歸，益自韜晦，讀書不出；一跛媼執爨而已。

服既闋，日掃階庭，以待好音。一日，異香滿院，登閣視之，內外陳設煥然矣。悄揭畫簾，則公主凝妝坐，急拜之。女挽手曰：『君不信數，遂使土木爲災；又以苦塊之戚，遲我三年琴瑟。是急之而反以得緩，天下事大抵然也。』生將出賫治具。女曰：『勿復須。』婢探櫝，肴羹熟如新出於鼎，酒亦芳冽。酌移時，日已投暮；足下踏婢，漸都亡去。女四肢嬌惰，足股曲伸，似無所著。生狎抱之。女曰：『君曹釋手。今有兩道，請君擇之。』生攪項問故。曰：『若爲棋酒之交，可得三十年聚首；若作牀第之歡，可六年諧合耳！君焉取？』生曰：『六年後，再商之。』女乃默然，遂相燕好。女曰：『妾固知君，不免僂道；此亦數也。』因使生蓄婢媼，別居南院，炊爨紡織，以作生計。北院中，並無烟火；惟棋枰酒具而已。戶常闔；生推之則自開，他人不得入也。然南院人作事勤惰，女輒知之。每使生往譴責，無不具服。女無繁言，無響笑；與有所談，但俯首微哂。每並肩坐，喜斜倚人。生舉而加諸膝，輕如抱嬰。生曰：『卿輕若此，可作掌上舞。』曰：『此何難？但婢子之所爲，不屑耳！』飛燕原九姊侍兒，屢以輕佻獲罪，怒謫塵間；又不守女子之貞，今已幽之。閣上以錦韃布滿，冬未嘗寒，夏未嘗熱。女嚴冬皆著輕縠。生爲製鮮衣，強使著之。逾時，解去，曰：『塵濁之物，幾於壓骨成癆。』一日，抱諸膝上，忽覺沉倍曩昔，異之。笑指腹曰：『此中有俗種矣！』過數日，蠶黛不食。曰：『近病惡阻，頗思烟火之味。』生乃爲具甘旨。從此飲食，遂不異於常人。一日，曰：『妾質單弱，不任生產

婢子樊英頗健，可使代之。』乃脫衷服衣英，閉諸室。少頃，聞兒啼；啓扉，視之，男也。喜曰：『此兒福相，大器也。』因名大器。綑納生懷，婢付乳媼，養諸南院。女自免身，腰細如初，不食烟火矣。忽辭生，欲暫歸甯。問返期，答以三日。鼓皮排如前狀，遂不見。至期不來。積年餘，音信全渺，亦已絕望。生鍵戶下幃，遂領鄉薦，終不肯娶。每獨宿北院，沐其餘芳。一夜，輾轉在榻，忽見燈火射窗，門亦自闢，羣婢擁公主入。生喜，起問爽約之罪。女曰：『妾未愆期，天上二日半耳！』生得意自詡，告以秋捷，意女必喜。女愀然曰：『烏用是儻來者爲？無足榮辱，止折人壽數耳！』三日不見，入俗障又深一層矣！』生由是不復進取。過數月，又欲歸寧，生殊淒戀。女曰：『此去定早還，無煩穿望。且生人離合，皆有定數；撙節之則長，恣縱之則短也。』旣去，月餘卽返。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，往往數月始還。生習爲常，亦不之怪。又生一子，女舉之曰：『豺狼也！』立命棄之。生不忍而止。名曰可棄。甫周歲，急爲卜婚。諸媒接踵，問其甲子，皆謂不合。曰：『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，竟不可得。當令傾敗六七年，亦數也。』囑生曰：『記取四年後，侯氏生女，左脅有小贅疣，乃此兒婦。當婚之，勿較其門地也。』卽令書而誌之。後又歸甯不復返。生每以所囑告親友，果有侯氏女，生有疣贅。侯賤而行惡，衆咸不齒，生竟媒定焉。大器十七歲及第，娶雲氏。夫妻皆孝友，父鍾愛之。可棄漸長，不喜讀，輒偷與無賴博賭，恆盜物償戲債。父怒撻之，卒不改。相戒隄防，無所得，遂夜出，小爲

穿窬，爲主所覺，縛送邑宰。宰審其姓氏，以名刺送之歸。父兄共執之，楚搥慘棘，幾於絕氣。兄代哀免，始釋之。父忿悲得疾，食銳減，乃爲二子立析產書。樓閣沃田，悉歸大器。可棄怨怒，夜持刀入室，將殺兄，誤中嫂。先是主有遺袴，絕輕爽，雲拾作寢衣。可棄砍之，火星四射，大懼奔去。父知，病益劇，數月尋卒。可棄聞父死始歸。兄善視之，而可棄益肆。年餘，所分財產略盡，赴郡訟兄。官審知其人，斥逐之，兄弟之好遂絕。又臨年，可棄二十有三，侯女十五矣。兄憶母言，欲急爲完婚，召至家，除佳宅與居。迎婦入門，以父遺良田，悉登籍，交之，曰：『數頃薄產，爲若蒙死守之，今悉相付。吾弟無行，寸草與之，皆棄也。此後成敗，在於新婦。若能令改行，無憂凍餓。不然，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。』侯雖小家女，然固慧麗。可棄雅畏愛之，所言無敢違。每出，限以晷刻；過期，則詰厲不與飲食。可棄以此少斂。年餘，生一子。婦曰：『我以後無求於人矣！膏腹數頃，母子何患不溫飽。無夫，亦可也。』會可棄盜粟出賂，婦知之，彎弓於門以拒之。大懼，避去。窺婦入，逡巡亦入。婦操刀起，可棄返奔。婦逐砍之，斷幅傷臂，血沾襪履。忿極，往訴兄；兄不禮焉，冤慚而去。過宿，復至，跪嫂哀泣，求先容於婦。婦決絕不納。可棄怒，將往殺婦。兄不語，可棄忿起，操戈直出。嫂愕然，欲止之。兄曰：『禁之；俟食去，乃曰：『彼故作此態，實不敢歸也。』使人覘之，已入家門，兄始色動。將奔赴之，而可棄已屏息出。蓋可棄入家，婦方弄兒；望見之，擲兒牀上，覓得廚刀。可棄懼，

曳戈反走。婦遂出門外，始返。兄已得其情，故諄之。可棄不言。惟向隅泣，目盡腫。兄憐之，親率之去。婦乃納之；俟兄出，罰使長跪，要以重誓，而後以瓦盆賜之食。自此改行爲善，婦持籌握算，日致豐盈，可棄仰成而已。後年七旬。子孫滿前，婦猶時捋白鬚，使膝行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『悍妻妒婦，遭之者如疽附於骨，死而後已，豈不毒哉？然砒附，天下之至毒也。苟得其用，瞑眩大瘳。非參苓所能及矣！而非仙人洞見臟腑，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？』

甄后

『當年平視可分明，修到重逢又幾生；』

不信洛川舊神女，陳思而外更鍾情。』

洛城劉中堪，少鈍，淫於典籍，恆杜門攻苦，不與世通。一日，方讀，忽聞異香滿室；少間，珮聲甚繁。驚顧之，有美人入；簪珥光采，從者皆宮妝，劉驚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『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』劉益惶恐曰：『何處天仙？未曾拜識。前此幾時有侮？』美人笑曰：『相別幾何？遂爾懽懽。危坐磨磚者，非子耶？』乃展錦幃，設瑤漿，促坐對飲，與論今古之事，博洽非常。劉茫茫不知所對。美人曰：『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！子歷幾』

生？聰明頓盡矣！』遂命侍者，以湯沃水晶膏進之。劉受飲訖，忽覺心神發澈。既而曠暮，從者盡去。息燭解襦，曲盡歡好。未曙，諸姬已復集。美人起，妝容如故，鬢髮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劉依依苦詰姓名。答曰：『告即不妨，恐益君疑耳！妾甄氏，君公幹後身。當日以妾故羅罪，心實不忍；今日之會，亦聊以報癡情也。』問：『魏文安在？』曰：『丕，不過賊父之庸子耳！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，過即不置念慮。彼曩以阿瞞故，久滯幽冥，今未聞知。反是陳思爲帝典籍，時一見之。』旋見龍輿止於庭中，乃以玉指合贈劉，作別登車，推雲霧覆而去。劉自是文思大進。然追念美人，凝想若癡。歷數月，漸近羸殆。母不知其故，憂之。家一老嫗，忽謂劉曰：『郎君意頗有所思否？』劉以其言微中，不能隱；應曰：『唯！唯！』嫗言：『郎作一尺書，我能郵致之。』劉驚喜曰：『子有異術，向日昧於物色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』折簡爲函，付嫗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『幸不誤事。初登其門，門者以我爲妖，欲加繫繫。我出郎君書，彼乃將去。少頃喚入。夫人亦歔歔，自言不能復會。』便欲裁答。我言：『郎君羸瘵，非一字所能瘳也。』夫人少沉思，乃釋筆云：『煩先報劉郎，當即送一佳婦去。』臨行，又囑：『適所言，乃百年之計；但無妄傳，便能永久。』劉喜伺之。明日，果有老姥率一女郎，詣母所，容色絕世。自言陳氏，語其所出，名司香，願求作婦。母愛之，議聘。更不索貲，坐待成禮而去。惟劉心知其異，陰問：『女係夫人何人？』答云：『妾銅雀故妓也。』劉疑其爲鬼。女曰：『非也！妾

與夫人，俱隸仙籍；偶以罪過，謫墮人間。夫人已復舊位，妾謫限未滿。夫人請之天曹，暫使給役；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常侍牀簀耳。」一日，有瞽媼，索黃犬可食其家，拍板謳歌。女出窺，立未定，犬斷索咋女。女駭走，羅襟已斷。劉以杖逐擊之，犬猶怒，齧斷幅；頃刻，碎嚼如麻。瞽媼捉領毛，縛之去。劉入視女，驚面未定，曰：「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」曰：「君自不知，犬乃老瞽所化，蓋妾不守分香之戒也。」劉聞之，欲買而杖斃之。女曰：「不可！上帝所罰，何得擅誅？」居二年，見者皆驚其豔，而審所從來，殊涉恍惚，於是其疑爲妖。母詰劉，劉亦微道其異。母大懼，戒使絕之，劉不聽。母陰覓術士來，作法於庭。方規地爲壇，女慘然曰：「本期白首。今老母見疑，自分義絕矣！要我去，亦復匪難，而豈禁咒所能遣耶？」乃束薪蒸火，拋置階下。瞬息，煙蔽房屋，對面相失，有聲震擊如雷。旣而煙滅，則術士七竅流血而死。入室，則女已渺。呼媼問之，媼亦不知所之矣。劉始告母，媼蓋孤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「始於袁，終於曹，而後注簿於公幹，仙人不應若是。然平心而論，奸瞞之篡子，何必有貞婦哉？犬睹故妓，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，固猶然妒之耶！嗚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矣！」

宦娘

『願聆雅奏拜門牆，暗裏良緣撮合忙；』

繡閣焚香操綬候，分明一曲鳳求凰。』

溫如春，秦之世家也，少癖嗜琴，雖逆旅未嘗暫舍。客晉，經由古寺，繫馬門外，將暫憩止。入則有布納道人，趺坐廊間。筇杖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溫觸所好，因問：『亦善此耶？』道人云：『願不能工，願就善者學之耳！』遂脫囊授溫。溫視之，紋理佳妙；略一句撥，清越異常，喜爲撫一短曲。道人微笑，似未許可。溫乃竭盡所長。道人哂曰：『亦佳，亦佳。但未足爲貧道師也。』溫以其言夸，轉請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撥勦，覺和風自來；又曳之，百鳥羣集，庭樹爲滿。溫驚極，拜請受業。道人三復之，溫側耳傾心，稍稍會其節奏。道人試使彈，點正疏節曰：『此塵間已無對矣！』溫由是精心刻畫，遂稱絕技。後歸秦，離家數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旁有小村，趨之；不遑審擇；見一門，恩恩遽入。登其堂，闐若無人。俄，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類神仙，舉首見客，驚而入。溫時未耦，繫情殊深。俄，一老嫗出問客。溫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嫗言：『宿當不妨，但少牀榻；不嫌屈體，可藉藁。』少選，以燭來，展草鋪地，意良殷。問其姓氏，答云：『趙姓。』又問：『女郎何人？』曰：『此宦娘，老身之猶子也。』溫曰：『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繫如何？』嫗鑒曰：『此卽不敢應命。』溫詰其故。但云：『難言。』悵然遂罷。嫗既去，溫視藉草腐溼，不堪臥處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旣歇，冒雨遂歸。

邑有林下部郎葛公，喜文士。溫偶詣之，受命彈琴。簾內隱約，有容客窺聽。忽風動簾開，見一及笄人，麗絕一世。蓋公有女，小字良工。善詞賦，有豔名。溫心動，歸與母言。媒道之，而葛以溫勢式微，不許。然女自聞琴後，心竊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。而溫以姻事不諧，志乖意阻，絕迹於葛氏之門矣。一日，女於園中，拾得舊箋一折，上書惜餘春詞，云：『因恨成癡，轉思作想，日日爲郎顛倒。海棠帶醉，楊柳傷春，同是一般懷抱。甚得新愁舊愁，刻盡還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別離，只在奈何天裏，度將昏曉。今日箇整損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棄已拌棄了。芳衾妒夢，玉漏驚魂，要睡何能睡好。漫說長宵似年，儂視一年，比更猶少。過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？』女吟詠數四，心好之。懷歸，出錦箋，莊書一通，置案間。踰時索之不可得，竊意爲風飄去。適葛經閨門過，拾之，謂良工作惡其詞蕩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醺之。臨邑劉方伯之公子，適來問名，心善之，而猶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儀容秀美，葛大悅，款延優渥。旣而告別，坐下遺女鳥一鉤，心頓惡其儇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辨其誣。葛弗聽，卒絕之。先是葛有綠菊種，客不傳，良工以植閨中。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。同人聞之，輒造廬觀賞，溫亦寶之。凌晨趨視，於畦畔得箋，寫惜餘春詞。反覆披讀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春爲己名，益惑之。卽案頭細加丹黃，評語褒嫚。適葛聞溫菊變綠，訝之；躬詣其齋，見詞便取展讀。溫以其評，奪而援莎之。葛僅睹一兩句，蓋卽閨門所拾者也，大疑；並綠菊之種，並猜爲良工所

贈。歸告夫人，使逼詰良工。良工涕欲死，而事無驗見，莫可取實。夫人恐其迹益彰，計不如以女歸溫，葛然之。遙致溫，溫喜極。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，焚香彈琴，良夜方罷。既歸寢，齋僮聞琴自作聲。初以爲僮僕之戲也；既知其非人，始白溫。溫自詣之，果不妄。其聲梗澀，似將效己而未能者。燕火暴入，杳無所見。溫攜琴去，則終夜寂然，因意爲狐。固知共願拜門牆也者，遂每夕爲奏一曲；而設絃任操，若爲師，夜夜潛伏聽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聽聞。溫既親迎，各述曩詞，始知締好之由，而終不知所由來。良工聞琴鳴之異，往聽焉，曰：『此非狐也！調悽楚，有鬼聲。』溫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，可鑑魑魅。朔日，遣人取至；伺琴聲既作，握鏡遽入。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；倉皇室隅，莫能復隱。細視之，趙氏之宦娘也，大駭。窮詰之，泫然曰：『代作蹇修，不爲無德。何相逼之甚也？』溫請去鏡，約勿避；諾之，乃囊鏡。女遙坐曰：『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！少喜琴箏。箏已頗能諳之。獨此技未有嫡傳，重泉猶以爲憾。惠顧時，得聆雅奏，傾心向往。又恨以異物，不能奉衣裳。陰爲君膺合佳偶，以報眷顧之情。劉公子之女烏，惜餘春之俚詞，皆妾爲之也！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。』夫妻咸拜謝之。宦娘曰：『君之業，妾思過半矣！但未盡其神理。請爲妾再鼓之。』溫如其請，又曲陳其法。宦娘大悅曰：『妾已盡得之矣！』乃起辭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聞其所長，願一披聆。宦娘不辭。其調其譜，並非塵世所能。良工擊節，轉請受業。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，又起告別。夫妻挽之。

良苦。宦娘懷然曰：『君琴瑟之好，自相知音。薄命人烏有此福？如有緣，再世可相聚耳！』因以一卷授溫曰：『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妁，當懸之臥室。快意時，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！』出門遂沒。

阿繡

『知君自有意中人，磨鼎如何認不真？』

他日重來較優劣，尙疑幻術現雙身。』

海州劉子固，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，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。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。女子便呼其父。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覩其父他往，又趨之。女將覓父，劉止之曰：『無須！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』女如言，故昂之，劉不忍爭，脫簪逕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。行數武，女追呼曰：『反來！適僞言耳！價奢過當。』因以半價返之。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，由是日熟。女問：『郎君何所？』以實對。轉詰之，自言姚氏。臨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裏完好；已而以舌舐黏之。劉懷歸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。積半月，爲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。意惓惓不自得，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。無人時，輒闔戶，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次年，復至蓋。囊裝甫解，卽趨女所。至則四字圖焉，失望而返。猶意暫出未復，蚤起，又赴之，局如故。問諸隣居，始知姚

原廣寧人，以貿易無重息，故暫歸去。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，神志乖喪。居數日，快快而歸。爲之卜婚，屢梗母議，母怪怒之。僕私以彙情告母，母益防閑之。蓋之途由是遂絕。劉忽忽不樂，減食廢學。母憂思無計，念不如從其志。於是刻日辦裝，使如蓋；轉寄語舅，媒合之。舅承命詣姚，踐時而返。謂劉曰：『事不諧矣！阿繡已字廣甯人。』劉低頭喪志。心灰槩絕。既歸，捧篋輟泣；而徘徊癡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適媒來黠繡復州黃氏女，劉恐不確，命駕至復。入西門，見北向一家，兩扉半開，內一女郎，怪似阿繡。再屬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直是無訛。劉大動疑，因僦居東隣。細詰其家爲李氏。反復疑念，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？居之數日，莫可資緣；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，以冀女郎復出。一日，日方夕，女果出。忽見劉，卽反身掩扉，以手指其後；又復掌及額，乃入。劉喜極，但不能解，凝想移時，信步詣舍後。兒荒園寥廓，藏有短垣，略可及肩，豁然頓悟。遂躡伏露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牆上露其首，小語曰：『來乎！』劉諾而起。細視，真阿繡也！因而大慟，涕墜如綆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淚，所以慰藉之良殷。劉曰：『百計不遂，自謂今生已矣！何意復有今夕？顧卿何至此？』曰：『李氏，妾表叔也。』劇請踰垣。曰：『君先歸，遣從人他宿；妾當自至。』劉如其教，坐伺之。少間，女悄然入。妝飾不甚炫麗，袍袴猶昔。劉挽坐，備道艱苦，因問：『聞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』女曰：『言妾受聘者妄也。家君以道里賒遠，不願附公子爲婚姻。此或舅氏託言，以絕君望耳！』既就枕席，

款接之歡，不可言喻。四更，遽起，過牆而去。劉自是如常，初念悉忘；而旅居半月，絕不言歸。一夜，僕起飼馬，見室中燈燭猶明。窺之，望見阿繡，大駭，不敢詰主。且訪市肆，始反而詰劉，曰：『夜與往還者，何人也？』劉初諱之。僕曰：『此第岑寂，鬼狐之數，公子亦宜自愛。彼姚家女郎，何爲而至於此？』劉始覲然曰：『西隣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』僕言：『我已訪之最審。東隣止一孤媼；西家一子尙幼，別無密戚。所遇當是鬼魅。不然，焉有數年之衣，尙未易者。且其面色過白，兩頰少瘦，笑處無微渦，不如阿繡美。』劉反覆回思，乃大懼曰：『且爲奈何？』僕謀俟其來，操兵入擊之。至暮，女至，謂劉曰：『知君見疑，然妾亦無他，不過了此夙分耳！』言未已，僕排闥驟入。女呵曰：『可棄而兵！速具酒，與主人言別。』僕自投其刃，若或奪焉。劉益恐，強設酒饌。女談笑如常，謂劉曰：『悉君心事，方且圖效綿薄，何勞伏戎？妾雖非阿繡，頗自謂不亞之。君視之猶否耶？』劉身毛俱豎，默不得語。女聽漏三催，把鏡一呷，起曰：『我且去，待花燭後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。』轉身遂杳。劉信狐言，逕如蓋。怨舅之誑已也，亦不舍於其家。寓近姚氏，託媒自通，略以重賂。姚妻言：『小郎爲覓壻於廣甯，阿翁以是故去。就否良不可知。須彼旋時，方可作計較。』劉聞之，徊徨無以自主；惟堅守以伺其歸。踰十餘日，忽聞兵警，猶以訛傳自解。又久之，信益急，乃趣裝行。中途遇亂，主僕相失，爲偵者所擄。以劉文弱，疎其防，盜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見一女子，蓬髮垢耳，步履蹉

跌。劉馳過之，女子呼曰：『馬上劉郎非乎？』劉停鞭審視，蓋阿繡也。心仍訝其爲狐，曰：『汝真阿繡耶？』女問：『何出此言？』劉述所遇。女曰：『妾真阿繡，非贗冒者。父攜妾自廣甯歸，遭變被虜，授馬屢墮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趨遁，荒竄軍中，亦無語者。女子健步若馳，苦不能從，百步而屢屢褻焉。久之，聞號嘶漸遠，乃釋手曰：『別矣！』前皆坦途，可緩行。愛汝者將至，宜與同歸。』劉知是狐，感之。因述其留蓋之故。女言：『我叔擇壻於方氏，未委禽而亂適作。』劉始知舅言非妄。攜女馬上，疊騎歸。入門則老母無恙，大喜，繫馬而入。述所自來，母亦喜；爲之盥濯，妝竟，容光煥發，益喜曰：『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！』遂設榻褥，使從已宿。又遣人赴蓋，寓書於姚。不數日，姚夫婦俱至，卜吉成禮乃去。劉藏篋舊封儼然。有粉一函，啓之，化爲赤土，異之。女掩口曰：『數年之盜，今始發覺矣！爾日見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審及真僞，故以此相戲耳！』方笑嬉間，一人褰簾入曰：『快意如此，當謝蹇修矣！』劉視之，又一阿繡也，急呼母。母及家人悉集，無有能辨識者。劉回首亦迷，注目移時，始揖而謝之。女子索鏡自照，赧然趨出。尋之，已渺矣。夫婦感其義，爲位於室而祀之。一夕，劉醉歸，室暗無人。方自挑燈，而阿繡至。劉挽問何之。笑曰：『酒臭熏人，使人不耐。如此盤詰，誰作桑中逃耶！』劉笑捧其頰。女曰：『郎視妾與狐姊孰勝？』劉曰：『卿過之，然皮相者不能辨也。』已而闔扉相狎。俄，有叩關者。女起笑曰：『君亦相皮者也。』劉不解；趨啓門，則阿繡入，